

老宅  
□周琴心窗  
片语

城市里的房子是商品,开发商批量生产,人们挑选购买,件件有所雷同;我们的老宅却是作品,父母设计搭建,孩子添砖加瓦,宅宅都是心血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父母决定翻建家里的三间老房子。父亲是泥水匠,母亲是钢筋工,夫唱妇随,房子就建成了。

父亲刚二十出头,就拜师做了泥水匠,向师傅孜孜学艺,几年后能独立带徒弟,前后带了20多个徒弟,街坊邻居谈到父亲的手艺无不竖起大拇指。母亲是钢筋工,手下也有三五个徒弟,却是半路出家;当时父亲所在的建筑工地急需钢筋工,一时又请不到人,吃苦耐劳、从不言输的母亲毛遂自荐,揽起了这份钢筋活。扎钢筋对于母亲而言是零基础,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硬是从施工图纸上的26个字母学起,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少直蟛蜞行头,向北京回来的老师傅求教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,聪明好学的母亲从看图纸到动手扎,最后已能组建专业的施工队伍,让父亲都刮目相看。

“对于新生活,不要先说难,动手做再说,做了不见得有多难。”母亲常这么说,也这么做。这句话早已烙在了我和妹妹的心底,不论求学还是工作,给予我们战胜困难的不竭勇气。

那时,父母用一个礼拜备齐盖房用的砖头、水泥、钢筋,父亲做泥水匠,母亲做钢筋工,夫妻俩分工合作,齐心建宅。不到一个月,二层小楼已初具规模,中间楼梯,两间半对开,厨房上面是平台,供晒物和夏日纳凉。房子外围再砌半人高的栏杆,房子就算正式完工。

“交给你们姊妹俩一个任务,用模具做空心砖!”我和妹妹放暑假了,父母要去工地干活,就把这个活派给了我们。我和妹妹愉快地接受了任务,觉得比做作业有趣多了。早上,母亲拌好水泥砂浆,教我们把砂浆灌入铁制的模具,压实后在地上来回推,成型后再把模具小心翼翼地向上提起,一块砖就成型了。刚开始觉得像过家家一样有趣,几块砖下来,我们手上就磨破了皮,指甲还碰出了血。我和妹妹没放弃,从第一块砖的“惨不忍睹”到后来的“完美作品”,我们小小的内心满是成就感,也为新房子添砖加瓦了!

母亲每天早晚督促检查“造砖”进度,不到半个月,我和妹妹就把砌栏杆用的空心砖全部做好。下了工地,母亲利用晚上空闲时间砌好栏杆,父亲还把栏杆涂上颜色,也算简易装修。我们的新家建成了!

入住新家时,我们一起打扫、一起布置,一家人坐在窗口、门边,温柔的晚风吹来,感觉生活如此美好。我们姊妹分享一根棒冰、争抢糖果时的嘻嘻哈哈声犹在耳旁,母亲等锅里饭熟时跳起的秧歌舞仿佛还在眼前……几十年过去了。

我和妹妹都成家立业,在各自生活的市区买了房,我们一家造的房子已然成了老宅。身子依然硬朗的父母仍住在我们的老宅,老宅里家居设备应有尽有,老两口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假日里,老宅飘出的饭菜香总能吸引姊妹俩奔往家的方向。围坐桌前,一家人细细数老宅过往的点点滴滴。

动与静  
陈顺源

## 在浮世中寸步艰行

□海狼

我越来越沉默寡言。一米四深的病灶,  
追随我五十年,呼吸着尘埃和人世间。  
三个洞口,一个瘤瘤,在我的右肺下沿,  
与我现在的疼裂保持着冲突和对抗。  
太近的咳嗽,将我的夜晚凿得四分五裂,  
鼻音低沉,悬浮着雨水的颗粒。  
它的里面沙土混居,一些被卷到街角的纸屑,  
动与不动,都像我后来大口地喘气,  
并且正式进入预设的病情中,  
比如口干,舌燥,惊恐,耳鸣,五十七床。  
闪身而过的事物——丰县,铁链母亲;  
乌克兰,战火沸腾;从我眼前沉

痛地掠过。  
叫嚣声听不见了,一切转向圆圈和虚弱,  
来不及碾压,是非莫辩,我必须手术。  
只有当我像香蕉一样任人剥夺得时,  
才能听见政客的狞笑,还有孩童的泣唱。  
昏睡一昼夜,创口震颤,我复活,  
但有许多东西正在消失,比如愤怒,  
一些聊天记录,还有最绝望的时刻。  
大家在吵架,乱作一团。只有春天,  
比风还轻,让梦魇终于有了破漏和疏忽。  
这尘世的寸步,它移动,暂时延长了  
我的生命线,让看得见的死亡也有了光。  
接下来是很多天的沉沦,补充营

养,浑天度日。

我一个人的时光,在房子里,仿佛幻觉,  
反复着宽恕的眼神,走路的尺度,变得  
深藏浅露,不形于步。此刻,就在此刻,  
我仰身,抬臂,拆线,丝丝辣辣地  
挣疼。  
我的衰老,失语,也像一根头发  
尖利地隐现,  
由黑变白,从意象中走出,不可道破。  
就像身体里落下的尘埃,除了想  
象和诗句,  
或入睡前在灯影里洒上一层愿  
望的薄霜,  
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生存秩序,  
犹如不可更改的宿命与密咒,袅袅升起,泪水盈然。

## 有个“后备厢”才笃定

□明前茶

夏天,公园里的“后备厢”夜市开张了,林慧方才知道,掀开后备厢的“盖头”来,不仅可像黄磊、周迅在《小敏家》中的场景一样,挂上小灯泡、倒上红酒,制造半平方米的浪漫小天地,更成为很多人接触社会、疗愈社恐的方案之一。林慧带着两个娃,在后备厢集市买到护眼灯、小零食、厚薄不一的袜子,各种小玩具,包括拧好了发条就会在地上跳跃的铁皮青蛙、拧好了发条就能敲鼓的苏格兰士兵偶人,按下按钮就会下蛋的母鸡,这些怀旧玩具都是林慧小时候玩过的,都不知这些后备厢摊主是从哪里找来的货源,让两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。林慧甚至买到了孩子念叨许久的吹泡泡神器,彼时,晚霞尚在燃烧,湖边的大草坪微风习习,天空绚烂,吹出的泡泡被镀上金色调的七彩光芒。两个孩子比着谁能吹出并蒂泡泡,他们的笑声、惊叹声在湖畔久久回荡,让林慧感觉到晚风拂在脸上都有了丝缎触感。

追着泡泡跑了一段,大儿子突然停下,建议妈妈下个周末也开着家里的SUV来摆摊。

林慧小吃一惊,她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,入职15年,安静羞怯,心思极度敏锐,哪怕是项目的主力干将,她也会推搡同事去做汇报会的发言人。她这样每天为能否胜任项

目领导而失眠的人、这样能听到猫踩过瓦片声音的人,竟能掀开后备厢来叫卖袜子、拖鞋吗?

未等她出言否决,儿子已被心中的蓝图鼓捣得满脸兴奋:“妈妈,你看,掀开后备厢就能练摊,这事儿多酷,比你当软件工程师可酷多了,不会吆喝,你可以学一下马三立相声中的贯口;不会还价,你可以准备一个计算器,直接在上面跟顾客打暗号;不会跟人搭讪,我和妹妹这两个吉祥物往后备厢前一坐,人家自会来搭讪的。老师说得好,要学会观察生活,就要像蒲松龄一样摆个小摊儿,你就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故事、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物,就会下笔如有神,这比上任何作文班都管用。”

也许是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林慧。她转念一想,也好,遛娃、练摊两不误,也许还能给娃儿提供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,她便征求孩子们的意见:“卖袜子、拖鞋、小台灯这样的爆品,咱可竞争不过那些老手,那咱该卖什么?”

两个孩子七嘴八舌地出主意:“卖妈妈的水彩画,妈妈当年可是差点考上清华美院的人,这几年你随手画的画堆满储藏室,不想有更多的人欣赏吗?至少要把水彩颜料的钱挣出来!卖家里全新的餐盘和茶具,书橱顶上有七八个纸箱都放满了这些瓷器吧,咱家喝茶吃饭都用不了,不如散给需

要的人!卖掉妈妈的几十个头花,自从妈妈剪了超短发,那些仙气十足的头花都束之高阁了呀……”

半个月过去了、一个月过去了,打开后备厢,打开一长串节能小灯泡,成为林慧领着一双儿女去看烟火人间的便捷路径。她遇到过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讨价还价的老外夫妇;遇到过仔细端详她的水彩创意画,要与她合作书籍插图的图书编辑;遇到过一下子买下五对头花,想靠这拍出绝美汉服照的年轻姑娘,她们撑着油纸伞来来往往,寻找灯笼与树影筛下的唯美光影,仿佛从戴望舒的诗歌中走出。这世间,有人务实,也有人做梦;有人争相逐利,也有人闲散看云;有人开着马力强劲的超跑,也有人开着迷你节能小车。总之,揭开后备厢练摊这件事,让一向生活单调的林慧接触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,也锻炼了她,令她不再跟陌生人搭话就神情紧张、舌头打结。另一项意外收获是,自从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练摊后,她隐隐觉得,多学会一项技能,是能从根本上缓解一点生存焦虑的。她的喜怒,终于不再被大厂裁员的各种消息所左右了。她知道,自己的专业是引擎,而自己的业余爱好或许是一个超大的“后备厢”,而一辆车可以实实在在地穿过恼人风雨,把人带到“安好晴空”下,不仅要马力强劲的引擎,也需要一个让人安心的“后备厢”。

灯下  
漫笔